

八闽任扶摇

『八闽风采』纪实文学丛书

福州市所辖区县中，最美莫过于永泰县了。永泰的美不是『登泰山而小天下』那种壮美，不是『黄山归来不看岳』那种绝美，也不是武夷丹霞『水绕山转，山随水活』那种灵动之美，永泰的美是原生态的天然之美，这种天造地设的纯美中包含着壮美、绝美、奇美、柔美等等元素，造化出一种撼动人心的大美。

王晓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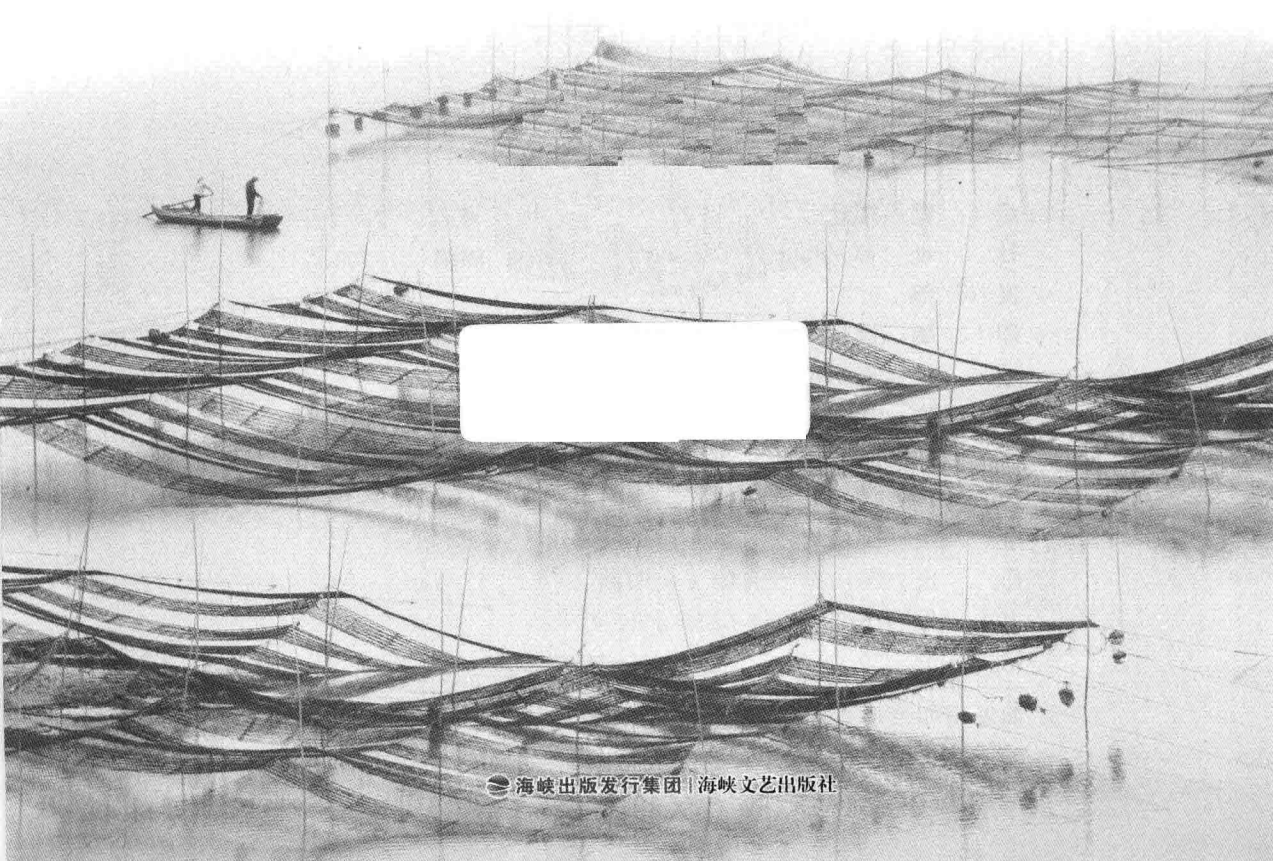
著



八闽任扶摇

八闽风采
纪实文学丛书

王晓岳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闽任扶摇/王晓岳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5.5

(“八闽风采”纪实文学丛书)

ISBN 978-7-5550-0541-4

I. ①八… II. ①王…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81044 号

“八闽风采”纪实文学丛书

八闽任扶摇

王晓岳 著

责任编辑 何 莉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华彩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350014

地 址 福州市福兴投资区后屿路 6 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0541-4

定 价 3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序

何少川

这套《“八闽风采”纪实文学丛书》，反映的都是有关福建的题材，大部分篇章是作者从《走进海西纪实文学丛书》中选取编辑而成的。

《走进海西纪实文学丛书》是一套反映八闽大地县域（市、区）经济社会发展、地方文化特色和自然景观的纪实文学集。自2007年春安溪有关方面邀请采风创作起，至今已应邀走进近50个县（市、区），出版了50多册集子（其中包括应省有关部门邀请采风创作的专集）。这套丛书作品都是作者深入基层创作的，体例统一，布局合理，内容全面，特色突出，文化味浓，可读性强，得到普遍欢迎。丛书由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和福建省作家协会联合组织编写。写作和编撰过程中，得到各地党政部门的帮助和支持。

八年多来，在采风和编纂丛书过程中，共有1400多人次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投入，是福建省史上参加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成果丰硕的采风创作活动。作者老中青结合，有名老作家，也有初涉文坛的文学爱好者，有来自省里的，也有市、县的。到目前为止共创作了1100多万字作品，为福建留下了一批宝贵的文化财富，为建设先进文化和培养文学新人做出了积极贡献。

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进一步展示福建风貌，经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研究决定，拟选取撰写丛书作品数量较多的作者，分期分批出版个人专辑，汇编《“八闽风采”纪实文学丛书》。专辑每册字数在20万字左右。收入专辑的文章主要选自“走进丛书”，不足的可补上撰写福建内容的纪实文学作品。第一批出12册，以后视情况将继续出版。

目 录

第一辑 创造篇

通往世界的心桥	3
芹山英雄谱	9
寒冬中的阳光	19
大爱在心	28
“三福”与“三创”	38
心路上的海峡号	49
仁者铸剑	56
动力，动因	66
血，总是热的	74



第二辑 梦想篇

宸鸿，让世界感动	85
千年一梦	94
圆梦	104
网龙的两个梦想	114
小康·长泰梦	124
“陆岛”的绿色崛起	133
可门梦，中国梦	139



回望同安

——同安“十一五”科学发展报告	147
跨越	156

第三辑 传奇篇

“玉雕村”传奇	167
常太传奇	177
原乡·原神	186
回望月港	195
下南洋	205
一切从人开始	214
见证	224
伟哉，莲花山	233
荣华山的荣华	240
后记	249



第一辑
创造篇

通往世界的心桥

一

两座土楼就要消失了，这是漳州平和县崎岭乡下石村规模宏大的两座圆形土楼。

两座土楼傍着东西走向的一道山涧，山涧不足 10 米宽，深度却在 10 米以上，一条溪流奔腾在山涧之中。溪北的到凤楼乾隆年间建造，300 多岁了；咸丰年间竣工的中庆楼坐落在溪流的南岸，也有 280 多年的历史了，它们均已风烛残年，虽然外观依然壮观，内里却已腐朽。进得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处断壁残垣，瓦砾中的茅草比人还高。没有坍塌的楼层也岌岌可危，残存的房屋房门破了，环道断了，屋顶漏了，几根折了的椽子吊在屋檐上，透着破败中的凄凉。

两座土楼中的村民几乎搬空，到凤楼里仅剩下一位 83 岁的孤寡老人，中庆楼也只剩下耄耋之年的两位五保户。到凤楼中的老人叫石珠廉，每天都要到土楼院中的井台边坐坐。水井已被填死，是怕调皮的幼童不慎落入。但井台是石珠廉对这座土楼最温馨的记忆，往日几百号人住在这座土楼里，家家户户都要到这口井里提水，井台便成了最热闹的地方，孩子们在这里嬉笑打闹，男人们在这里划拳饮酒，老人们在这里喝茶纳凉，女人们在这里说家长里短，谈儿女婚事，讲世间奇闻，就这样一代又一代地传承着乡风乡俗、乡恋乡情，传承着对土楼生活方式的依恋和敬畏。然而这一切都消失了，土楼人家都住上了钢筋水泥建造的洋楼，搬到了一公里外的山脚处，这里成了被村民遗弃的旧址……



想到这一切，石珠廉老人便油然生出了诀别的伤感。

有一天，一位骑着摩托车戴着太阳帽的年轻人突然走进了老人的伤感。这位敦实健壮的青年叫陈建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李晓东教授的学生。李教授正在研究的课题是“个性建筑实验”，他打算在中国农村做一座公益性的建筑，这座建筑既要与环境相生相融，又要能给农村和农民带来积极影响。他让陈建生帮助寻找一处合适的地方。陈建生花了一年多时间，走访了许许多多的贫困乡村，包括少数民族的山寨，却总也找不到这种既能与大自然对话，又能引起农民共鸣的建筑之地。于是，他想起了自己的家乡平和，想起了自己童年居住过的土楼。然而，当他走进下石村的土楼时，仍然无法承受那种意想不到的视觉冲击，他立马想到了战火和地震，但他明知不是战火与地震的破坏，还是不敢相信土楼家园的失落竟然到了令人扼腕的地步。土楼不仅是大地灵魂的雕像，也是福建客家人心中的图腾，一旦土楼消失了，土楼文化、客家精神还有依附吗？

他马上拨通李晓东教授的电话：“老师，我终于找到了一处理想的地方，一条山涧溪流，两座即将消亡的土楼，亟待抢救，土楼和土楼文化。”

二

当李晓东站在下石村两座土楼的面前时，深切地感到曾经让下石村引以为豪的这两座伟大的建筑已变成空洞的符号，荒凉和颓败气息不免袭上心头。他反复思考着一个命题：“如何让一座建筑与土楼形成关联？如何让精神重返家园？”

建一座桥，一座跨越溪水连接两座土楼的桥，是他最初的灵感。

李晓东认为，这座桥首先应该是一所希望小学，小学依偎着土楼，如同孩子在母亲的怀抱之中。当然，孩子们有一个舒适的地方上课很重要，别让他们晾在寒风中或晒在烈日下，课堂就建在桥上，有钱难买顺河风，桥上建课堂，利用自然条件调节冬夏室温，绿色环保，一举两得。这座桥梁又是一间图书馆，还是村民活动中心。总之，这座多功能的桥梁是一座个性化建筑，应该是具备精神凝聚力的公共空间，应该有一个响亮的名字：

“桥上书屋”。倘若如此，这座桥梁既有传统精华的映照，又有时代特色的内容，古代和现代、过去和未来便一脉相承了。

建桥的理念确定之后，便是形式和内容上的探索。李晓东说，西方的桥梁建筑强调的是力量，因此，沉迷于高大雄浑，处于世界著名桥梁排行榜首位的伦敦塔桥高约60米，登塔远眺，可尽情欣赏泰晤士河上下游十里风光。中国传统桥梁建筑的精髓是移步造景、曲径通幽，如绍兴现存的604座石桥，实际上是连街接巷的一座长桥，五步一登，十步一跨，构成了特有的水乡景观。但这两种艺术形式都不适合下石村的环境，因为西方的建桥艺术需要高度，中国的曲径通幽则需要长度，然而在两座土楼间建桥，高不得也长不得，该当如何？

李晓东酷爱中国绘画，他的艺术基因告诉自己：对于习惯用笔墨渲染的中国人来说，最好的表现形式是大写意。大写意的真谛在于“真情、简约”，在于写出自己对自然、人生的理解，把主题内涵写成一首诗。如在两座土楼间建一座古色古香的廊桥，未免就太写实了，就板滞了，只有不拘泥于一个桥墩、一个拱面的挥洒，才能成就“桥上书屋”的真情和简约；只有大笔一挥，在小溪之上、土楼之间写下个“一”字，方能写出江河源头古老村落的气韵来。这个“一”字，就是腾空横架在山涧溪流之上的一个现代化的廊桥。廊桥由3节“集装箱”箱体连接而成，中间一节是图书室，两头是阶梯式的教室。教室两端各自延伸着一个平台，如同登陆艇的跳板，一跳便跃入土楼大门。如此一来，廊桥便成了两座土楼的纽带，土楼也就成了拱卫廊桥的桥头堡，就像孙儿牵手爷爷，爷爷护着孙儿，多么迷人的一幕亲情啊！

李晓东觉得，这个“一”字是道枯笔，虽然遒劲有力，但缺少点东方的曲线柔美，缺少刚柔相济，因此必须加一道润笔——在廊桥之下，附一道“之”字形的吊桥，专供村民行走，孩子们上课时也不受打扰。

明眼人一看便知，“一”字形廊桥钢梁结构，内饰木板，外饰木条格栅，其骨是西式，其表是中式；“之”字形吊桥系钢索结构，其形是中式，其里是西式，这种表现形式的复合是世间独一无二的，是李晓东教授的匠心独运。建筑属于它所在的时代，同时也渴望不受缚于时代，渴望永恒。



李晓东渴望这座桥上书屋是下石村的，也是世界的。

李晓东设计的桥上书屋于2008年9月1日开工建设，2009年8月28日投入使用。书屋总长仅28米，宽8.5米，实在说不上宏伟，但自从桥上书屋落成，这里便有了笑声、歌声、读书声，两座土楼之间的空间又成了下石村村民最喜欢的交流活动中心，成为孩子们筑梦的地方，桥上书屋催活了山村的历史。

2010年，来自世界各地的401项建筑工程角逐世界建筑领域一项权威性大奖——“阿迦汉”建筑奖，结果仅有19项工程入围，其中5项工程获奖，桥上书屋是我国唯一获此殊荣者。

“阿迦汉”建筑奖评委们给予桥上书屋的评价是：桥上书屋是一个生命体，它延续了相应的人文价值，影响和改变了当地村民的生活方式。

三

2012年谷雨前后，我两次造访桥上书屋。我原以为这座闻名于世的现代化建筑是座钢铁和水泥的雕塑，第一眼看到的却是木条格栅装饰的一座木屋，淡黄色的桉树原木木条间歇地排列着，它在蓊郁的山林间与两座土楼交相呼应，色调和谐，却又充满张力。

一座建筑最难处理的不是结构，而是色彩与环境的匹配。桥上书屋周围是青绿山水的冷色调，如何与朝霞夕照的暖色糅在一起？李晓东用了简简单单的一道玻璃幕窗和一道自然原木的栅帘，便构成了外部世界与桥上书屋的一道界线——满山的柚林挡在窗外，似乎渐去渐远，只留下一片浓绿的底色；清晰可见的是高高的修竹、宽大的美人蕉、纯黄的金盏花、大红的三角梅在溪间摇曳，溪水像烟云淌过，好静，好美。一道玻璃、一道栅帘，便实现了桥上书屋与大自然的对话，实践了天人合一的概念，实在是大手笔。

那天，73岁的石茂火老人接受了我的采访，他是下石村文化管理员，凭着这一“官衔”每月领取300元的“俸禄”。他多次推辞不受，乡上说，不领不行，桥上书屋不仅是下石村的公共财产，更是一处风景名胜，总得

有一位热心人看护。

石茂火实际上是桥上书屋的守护者。石茂火的家就在到凤楼的边上，距桥上书屋最近，但这不是他成为桥上书屋守护者的理由。过硬的理由是，李晓东教授和承建单位——漳州鑫盛工程有限公司极力向乡里和县里推荐他守护桥上书屋。

桥上书屋动工兴建时，石茂火就义务帮施工队看管工地上的建材，不管是春寒料峭的夜晚，还是蚊虫叮咬的夏夜，石茂火就睡在工地上，寸步不离。工程竣工时，漳州鑫盛工程有限公司给石茂火1000元人民币作为酬谢，老人说啥也不肯收。他对人家说，你们辛辛苦苦地为我们下石村建桥上书屋，这是积德行善，我帮忙是应该的。桥上书屋获得世界建筑大奖后，每天都有百余名游客前来参观游览，其中不乏国外游客。

有天，乡里通知石茂火，有两位英国人要拍桥上书屋专题片，你当一下导游。石茂火跑了五六里路，一直到国道与村道的接口处，替客人租了辆摩托三轮，连人带器材满满一车，车到地点后，英国客人只掏两元人民币给三轮车师傅。三轮车师傅笑着摇头，英国客人表情夸张地做出不解状，石茂火连忙掏出10元钱递给三轮车师傅，这边还连连致歉：别动气，人家千里迢迢是替咱宣传的。

两位英国摄影师十分敬业，有时爬到土楼的窗台上俯拍，有时下到十多米深的溪水里仰拍，前前后后拍了两天，县里没派翻译，乡里也没安排饮食，石茂火心想，有朋自远方来，总不能让客人饿肚子，他就用手比画着与客人交流，问客人吃干饭还是吃稀饭，客人一看就懂，手语回答吃干饭。石茂火连忙生火做饭，每天午时一餐，猪肉、鸭肉和自种的两盘蔬菜，客人吃得香甜，吃饱后不忘竖起大拇指称赞一番，就是不提给钱的事。石茂火没有抱怨，他对我说，桥上书屋给了下石村千载难逢的机遇，一个走向世界的机遇。外国人拍了桥上书屋拿到欧洲去宣传，感谢还来不及呢，两顿饭算个啥呢。

这就是下石村的农民，他们相信桥上书屋是下石村走向世界的桥梁，心存希望，心存感激。

石茂火不仅对两位英国摄影记者好，对国内外的游客也是一片赤诚。到



目前为止，石茂火用农家饭菜接待过英、美、法、日本、瑞士、瑞典、蒙古等国的客人，也接待过中国香港、台湾的游客，两荤两素，四菜一汤，客人若付钱，一位只收8元，不付款的，概不索要。2011年5位中山大学的学生利用暑期前来桥上书屋义教两周，这两年，每逢周末，厦漳泉也有大学生来桥上书屋义务辅导村里的孩子，对于这些学生娃，石茂火经常免费接待。

石茂火说，他每月有300元补贴，家里还有十几亩柚树林，不缺钱，花点小钱，让客人们乘兴而来，满意而去，何乐而不为。

商品时代，许多人把风景名胜当作赚钱的门路，石茂火却贴钱买吆喝，有人说他一根筋。石茂火说，下石村祖祖辈辈不曾想过名扬天下，现在点一下中国和外国网络，都有下石村和桥上书屋，日本东京大学一位教授从网上看到桥上书屋的信息，来这里拍了许多照片，制成了日本挂历；我们台湾东升电视台拍了桥上书屋专题片在台湾播放，下石村在日本在我们台湾地区可有名气啦！如今，桥上书屋成了漳州的一张名片，成了世界观察中国的一个窗口，我花点小钱，做一点点贡献，你说值还是不值？

在石茂火眼里，桥上书屋不光是一座学校，一座遮风避雨的风雨廊桥，它又是一座希望之桥，是下石村人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的一座心桥。

告别石茂火时，老人把珍藏的一份资料给了我，打开一看，是李晓东教授寄给他的一篇文章：《我与桥上书屋》。陪同我采访的小蔡姑娘是崎岭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她嗔怪道：“石爷爷，你太偏心了吧，我带客人来你这里没有上百次，也有几十次了吧，每次都是我解说，爷爷怎么不把李教授的文章给我？”石茂火只管憨憨地笑，笑毕，轻声对小蔡说，人家能让桥上书屋走得远嘛。

走了好远，我依依不舍地回望桥上书屋，阳光透过薄雾撒在原木装点的桥身之上，书屋像镀了一层金子，桥下的溪流，桥畔的花草拥着这座金光灿灿的书屋，那情景便深深地刻在了心里。

我欣赏过赵州桥的古朴苍老，领略过悉尼大桥的矫健雄伟。然而，我却总是惦记着下石村的那座被称作桥上书屋的心桥。

写于2012年5月

芹山英雄谱

一

周宁县位于鹫峰山脉的大山深处，境内分布着 661 座山峰，千米以上的高峰 282 座。山高谷深，致使全县平均垂直落差达 1441 米。境内的 18 条溪流在深涧峻岭中奔腾，或惊涛拍岸，水雾苍茫；或银瀑飘落，白练垂空，这般地形地貌，不仅展现出周宁诸多巍峨壮丽的美景，而且留给周宁十分丰富的水力资源。

周宁是块风水宝地，但这里又是穷了几千年的一处穷乡僻壤。1965 年，第一条通往外界的省道终于修到了周宁县城，之后，周宁到省城仍需两天的车程。可想而知，新中国成立前地处闽浙边区的周宁，处处山高路隘，是何等的闭塞。新中国成立后，周宁百姓仍旧沿袭着先人赖以生存的铁锅铸造、制陶、染布、棕衣制作、手工造纸等工艺，艰难度日，“穷”帽子戴了几十年。

周宁人在修路之前就想到了发电，因为有了电才有现代化的工业，才有生产力的突破性发展。于是，县政府下了“砸锅卖铁”的决心，到福州购买了一部煤气内燃电机。那是 1953 年的事，因为周宁还不通公路，只得将电机“化整为零”，肩挑人抬运回周宁再行组装。自打有了这台煤气内燃电机之后，周宁开天辟地第一回有了一家用电的工厂——碾米厂，白天发电碾米，晚上发电照明。

周宁供电局原总工程师叶启林说：“1958 年 11 月，我到碾米厂上班时，全县仅有 18 千瓦的供电量，只能供应县政府、医院、公安局等几个单位，



群众点的还是煤油灯。”1959年1月，县政府到福州买了一台60马力带18千瓦的发电机，重建了一家电厂，周宁整个县城这才亮了起来。1965年，周宁通公路了，柴油能运进来了，周宁便有了第一台工业柴油发电机，之后便建起了农械厂、机器厂、棕棉厂，周宁的工业开始萌芽。

说到水力发电，两鬓斑白的叶启林目光炯然，语调也兴奋起来：“水力发电，这是周宁人的梦想！”

老人的回忆告诉我们：1965年7月，装机容量250千瓦的周宁东风一级水电站破土兴建，1969年6月竣工投产，于是周宁县第一次用上了水泥电杆，有了6.3千伏的高压线路。装机容量375千瓦的东风二级水电站1975年3月竣工投产，周宁城关大部分群众此时才享受到水力发电带来的光明。

1976年，周宁县倾全县之力集资投劳，动员万余名农民兄弟自带锅灶柴米，参加义务劳动，建设第一座1万千瓦的水电站。这座名为龙溪的水电站1982年12月建成投产。县里想把几千千瓦的富余电力输送出去，卖给宁德电网，没想到人家用戏谑的口气说：“还是留着烤尿布吧！”

去交易的人一头雾水，找位熟人细问究竟。

熟人说，拿区区几千千瓦的电卖给地区电网，哄孩子玩呢？并入宁德电网要不要建设高压输电线路？要不要建变电站？要不要派人管理维修？要不要国家税收？这些要花多少钱？你们想拿一根牛毛换九头牛，这不是开玩笑吗？

这位熟人点拨道，周宁具备建设大型水电站的条件，干吗不申请国家立项，建个上百万千瓦的水电站？一个电站就能让乞丐变富翁，别守着聚宝盆去要饭了，有出息就弄出个大动静来。

二

那位熟人的话确是金玉良言，句句点在周宁人的心坎上，于是，建造大型水电站便成了周宁干部群众的强烈愿望。

此时，“十年动乱”已经结束，党的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发展经济上

来，国家要求大力开发能源，特别强调要充分发挥水力资源的潜力。当时的县领导跑到福建省水电勘测设计院请求帮助，接待他们的是林荣华副院长。县领导把一张比例为百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摊在了林荣华面前，恳切地说，我们周宁有条穆阳溪，落差很大，水量也很大，请您看看能不能建个大型水电站。军用地图比例太小，难以看清地形地貌的细节，但凭经验还能看出些门道，林荣华预感有戏，便去了趟穆阳溪。他实地考察时发现，穆阳溪两岸山高坡陡，水流湍急，可利用天然落差 500 米以上，截流蓄水的条件极好，加之年降雨量大，移民少，是建设大型梯级水电站的绝佳候选地。回福州后，林荣华又调阅了周宁地域的气象和水文资料，更坚定了他最初的判断。于是，他将这一信息上报给了国家水电规划设计总院。总院的反馈很快，要求福建省水电勘测设计院立即开展对穆阳溪建设大型梯级水电站的可行性研究。

省水电勘测设计院任命林荣华为穆阳溪水电站总设计师。

建设一座大型水电站，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精确测量梯级水电站数十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地质结构，确定地下厂房、蓄水大坝的位置，而且需要对梯级水电站地域内多年的水文、气象资料做出综合分析，计算出蓄水大坝及库容量对于水文地质的函数关系，计算出大坝建多高，水库容量定多大，才是投入与产出的最佳性价比。还要根据测量数据确定大坝如何选型、施工，如何组织最为经济有效，发电机组容量多大、输变电路和配套设备如何配置最为合理。还有诸如电气、自动化、通讯等问题也是设计时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因此，需要大地测量、地质勘探、水文测量、气象探测、通讯勘察等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密切配合。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近两年时间里，以林荣华为首的几十人的勘探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周宁穆阳河流域的深山老林。当时，勘探地域不仅没有公路，连山间小路也没有，路是林荣华和他的队员们用双脚踩出来的，是他们抓着藤蔓攀岩登山爬出来的。在处处长满荆棘野草的大山里，每天背着几十斤重的仪器设备翻山越岭，那种艰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不用说盛夏，就是秋冬，每日都是汗浸衣裳。周宁的冬天天寒地冻，勘测队员们翻山越岭极易疲劳，累了不得不休息，人一停下来，寒风就往汗水浸透的